賀鍾幹老師八十喜壽

至早是在三十五年之後,才有同學在實入第一次重聚時告訴我原來剛進附中時寫的是一則智商測驗。依稀記得那時覺得那個測驗只是我進入全新世界的另一個小障礙,並沒有把它放在心上,考後也不記得曾與任何新舊同學討論過它的意義。現在回想起來,那一次測驗非常成功。但是並不在於智商,而是情商。

怎麼說呢?我認為實八同學並不一定大家都是高智商,而是性格上有很多共同點。最明顯的是沒有人有什麼流氣。再就是個性比較平穩,不輕易大驚小怪(這與脾氣溫和不一樣;比如說我就被楊漢忠、戴元亨、陳樹等人揍過)。還有樂觀,有時候過份樂觀,一丁點兒小事也要大笑(記得有一次大哥帶我去看電影,我從頭笑到尾,讓他覺得很丟臉,之後就再也沒帶我去了)。當年在附中搞測驗的可能真的知道他們在幹什麼;輕輕鬆鬆的就能把這一夥情商相容的小朋友們丟在一起,知道我們會共渡了六年之後還覺不夠,還要繼續的做終身的初中同班同學。

還有更重要的一點。他們還知道把鍾老師配給我們。絕配!我認為鍾老師的個性特點是穩、寡言、寬容。不記得他曾發過脾氣。只記得他說話較多的兩個場景:一次是替我們選了『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做班訓,一次是訓我們少用國罵。這兩件事都對我們班(至少是對我自己)有莫大的影響(其實損失不大,去了國罵還有台罵、港罵、美罵)。至於寬容,我認為鍾老師對我們有很深刻的認識,知道我們再調皮也做不出什麼真壞事。記得初四時大家對寫小楷已經沒什麼興趣,於是剪貼之風盛行(追究年限早逾,我認罪!),不久也被鍾老師發現。據我所知他並沒有找哪一位學生問罪,只是悄悄的換了用抗水溶的紅墨水批閱。

有時候會想實八和鍾老師到底是怎麼回事?鍾老師不是大文豪、不是國學大師、也很難說他是傳統的大教育家。那為什麼我們對他的尊敬歷久不衰呢?我認為關鍵在於不是崇高的尊敬、而更可能是簡單的喜歡。在我們心智快速的由天真發展至初階成熟的日子裡,鍾老師給了我們應有的輔導、最低度的管束、最高度的尊重與寬容,使我們覺得他就是我們最好的模範。我們每一個人自己都多少有一點鍾老師的影子。在下意識理會自然的喜歡他,因為喜歡鍾老師就是喜歡自己。所以鍾老師是最成功的教育家。

編輯說還得寫一點簡單的自述。記得上次通訊時(有二十年了嗎?)曾經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後加了征服宇宙。倒著說吧。征服宇宙(搞物理)走了一趟已經回來了。治國平天下讓別人去幹去。與蔡小風在加拿大養育了二子一女。在德國的長兒是想作哲學家的自由文書工作者;在香港的次兒是尚未成名的畫家;小女剛進Brandeis大學讀Genetic Counseling。小風於2001年不幸早逝。後來幸運的遇到了願意做我妻子的王百齡,才有了感情的



依靠。我還在中央大學修身,賴著不走(股溝上打 HC Lee 可找到我的網頁)。最專注的研究項目是基因組的生長與演化(1993年回台灣,1997年由物理轉生物),堅持最久的是晨跑,最常聽的音碟片是陳必先的巴哈 Goldberg 變奏,最喜歡的書是 VS Naipaul 的 The Enigma of Arrival 和阿城的棋王、作家是 Gore Vidal,最欣賞的電影是 Robert Mulligan 的 To Kill a Mockingbird 和張藝謀的活著。活著也是我後半生的座右銘。

【李弘謙 2007/8/27】